

柯  
山  
集

集



柯山集卷三十三

宋 張 表

撰

論

禮

禮之道仁義而已矣夫仁主於親親長幼之際而義主於貴貴君臣之間知親親而貴貴之義廢則蕩而不嚴知貴貴而親親之仁亡則嚴而不和是故聖人爲禮以兼統之使之兩立而兼善並行而互用而後仁義之道行焉是故有鄉飲酒以見其仁而又制燕禮以見其義



故鄉飲之禮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至於燕則賓入中庭君揖降一等而已鄉飲之禮主人尊賓故介猶坐於西南而主人親酬之初不敢酬賓示尊也至於燕主人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而公卿以嫌而不得爲賓君舉旅於賓凡所賜爵則自賓以降再拜而後受夫庠門之外已遠矣而加拜焉賓至中庭已近矣而降止於一等主人之於賓至於不敢酬而酬介則主人之禮已卑君舉旅賜爵而賓拜而後受則主人之禮已重是何也蓋鄉飲之禮所以正長幼之序故賓者衆之所尊而以

齒命其衆者也而主人者鄉之大夫與夫黨正之屬故方其率衆以明長幼之序則使民尚齒而知貴賤有所不行故一以盡仁而燕禮所以明君臣之分君爲主人而大夫爲之賓故將辨尊卑之分則使民尊尊而知長幼之齒有所不序故一以盡義故禮者節文仁義而行之者也夫仁義之道本於心待禮而後見於外而君子之於仁義其行之或過而衆人之於仁義往往不及非禮不足以取中焉故鄉飲燕禮節文仁義而裁之於中者也故禮也仁義也吾未見亡一而可行也夫鄉飲酒



之禮主人坐於東南而坐賓於西北主人處仁而賓處義何也蓋黨正屬民飲酒於序則其主人之所與爲賓者衆之所尊而賢有德者也夫將明長幼之道則衆之所尊而賢有德者其於衆也有教誨之義焉故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則幼之於長有奉令承教之義也夫惟長有教誨之義則其道主嚴而以齊衆出令爲主夫齊衆出令而其道主教者義之事也此賓之所以坐於西北也故父道主義爲其尊也古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何也夫先王之

爲禮其升降之數俯仰之節爲已詳矣然至於宗廟之中習之安而用之便者何也爲其有漸也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頰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將重其大必習其小將爲其難必爲其易故其心佚而不亂其體安而不愕矣諸侯之射以貍首爲節貍首者樂會時也夫會時者謹朝覲修會盟勤燕享不敢失時者也故其將射也必先習燕禮以明尊卑之序而會時者明尊卑之序也卿大夫以采蘋爲節而主於循法度士以



采爨爲節而主於不失職夫循法度不失職則其道近在於一身而鄉飲之禮主於明長幼而未及夫大者焉故必先省鄉飲者其道當然也諸侯之道君道也君道尊故其射也主於正尊卑而已卿大夫士之道臣道也臣道衆故其射也有鄉人長幼之序焉此其諸侯所以先燕禮而卿大夫士所以先鄉飲歟

禮論二

昔者孔子以爲知禘之說則其於治天下也如指掌蓋嘗求其說以爲禘者祭之一名而邊豆之事則有司存

而不能通之於治國蓋嘗思之以爲天下之所以不治者何也毋乃起於貴賤之不明歟親愛之不篤歟器用之無制歟衣服之無別歟賢不肖之失序歟五者不至而其國欲治者未之有也今夫郊社之於上帝也宗廟之於先君也則夫向之尊卑親愛器用衣服賢不肖之序蓋已並立而修飭矣上自王公大人而下達於里閭之際貴者親其事而行之於身賤者承其風而被之於政則治天下之能事畢矣此君子所以重禘之說而又以爲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則治國其如示諸掌者



也夫百神之祀自郊邱而達於七祀均爲禮也而莫重於郊社宗廟之祭自禘祫而達於時薦均爲祭也而莫隆於禘嘗故舉郊社禘嘗則小者兼之矣夫天子之於天下其禮無所降矣而於享帝也有君臣之義焉故曰尊天而親地夫宗廟之享水陸之產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而爲之宮室之美車服之盛而至於享帝則三獻爛一獻熟因地以爲之邱陶匏以象其性立酒以享大輅以載大裘以服此疑於畧矣此其說何也夫郊之享帝臣之於君非禮不敢見故時至然後會非法不敢責也

故合禮然後獻俯仰進退於朝廷之間者莫非禮也故尊而不敢褻簡而不敢瀆此享帝之所以疑於畧歟宗廟之祭則子之於父也孫之於祖也夫事親之道其見也無時其獻也無節志於和而無事於簡主於悅而不嫌於瀆此宗廟之祭所以雖降於上帝反疑於重歟蓋尊尊之道以簡而親親之禮以豐故享帝於郊而貴賤之位別矣雖然別貴賤者非獨如此而已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而宗人受事以官尸之餘君與卿餽之卿之餘大夫餽之大夫之餘士餽之而後煇庖翟闈無不沾



澤夫餽祭之末也而尊卑之別如此此貴賤之所以別也夫追遠之禮至於七廟而祭祀之典行於四時以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割牲賤事也行之於君執盜未役也而從之於夫人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而不嫌於卑蓋其始也齋戒謹潔而庶幾見其聲音笑語之容而其祭之也與尸酢酬而求象其平日飲食之事此親愛之所由篤也事帝之器不陳於廟事死之禮不行於郊尊之用犧象也鬯之用山也鬱尊之用黃目也灌之用玉瓚大圭也薦之用玉豆也歌者在止舞者在

下先代之樂陳於廷而四夷之樂陳於門此器用之別也大裘以祀上帝龍袞以祀宗廟元端以朝日皮弁以視朝自天子至於士一衣之不修不敢用於祭一器之不法不敢行於廟此衣服之別也古者天子將祭則必射田擇士其容體中於禮其節中於樂而中多者乃得預于祭而否者不得預焉夫射者君子之所以觀德也夫德先形也必有待以見于外射者君子之所見其德者也故射中多之預于祭也非射也所以辨德也此賁不肖之別也貴賤明親愛厚器用設衣服修賢不肖別



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道載于禮而禮藏于器不知禮不足與言道不知器不足與言禮禮者自器而辨道者先禮而明辨乎器達乎禮通乎道而不通乎治國者吾未之聞也故古之君佩玉束帶趨朔旋揖于宗廟之中而盡天下之能事者如是而已矣

禮論三

先王之制祭祀自郊丘以逮夫七祀莫非祭也而尤重于禘嘗其說何也蓋其道有三焉曰政事之節也曰品物之盛也曰陰陽之消長也夫禘夏祭也而夏者萬物

之始蕃而于時則陽用事之時也故先王之政凡所以順陽之氣者禘而後頒焉故曰古者于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嘗秋祭也而秋者萬物之既成而于時則陰之始也故政之所以順陰者嘗而後行焉故曰于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蓋先王之政一本于陰陽而禘嘗者謹陰陽之節而不敢違候時辨物以別天地之氣者如此所以重歟然則春之祔也冬之烝也而政不預焉何也蓋春者物之始生勾者始奮萌者始達而平秩東作之時也夫物始生則陽氣未盛而品物未備而



民方趨于東作之際則趨功造事而未可以聽政役故陽之政待夏而後行蓋夏者物盛而厥民因之時也冬則物之生窮實者已斂而成者既收塞向墜戶而民率其婦子以入室備寒之時也夫物生已窮則非所以備財用而民既息則非所以聽政役故凡政之所以順陰氣者方秋而行之矣而秋者萬物始成而厥民夷之時也蓋古者嘗祭未行則未發秋政未發政則民勿敢艾其謹之如此此所謂政事之節也夫物之于春也始生而於夏也始盛成於秋而窮於冬既盛則備於初生而

已窮則闕於始成故禘也嘗也萬物盛冬之際也萬物盛多則品物備故禘嘗之祭備物之享也此禘嘗之所以爲重也夫先王之於祭也誠而已何貴於品物之盛也祭之儉也非先王之欲也夫玉瓚而大圭玉豆而雕俎齋明以臨之盛服以行之水陸之品苟可薦者無不咸在此先王之所以事宗廟也故天子之特禘也而廢禘也爲夫物之未成而禮不備故也禮不備則不敢用祫則品物之重也久矣蓋物者誠之表誠者物之主物備而誠不至者有之矣未有誠至而物不備者也夫祀



上帝之簡也非先王之圖也以爲無物可稱而不敢近於龔是亦誠之盡於已矣所謂烝嘗者品物之盛也夫先王之於陰陽也陽慶其成而陰惡其盛禘夏也於時則陽之成嘗秋也於時則陰木至於盛禘之於春也則陽方作而未成烝之於冬也則陰已窮而旣盛故禘嘗之祭陽之成也而陰之微也是以先王重之此所謂陰陽之消長也有是三者則先王之所以重慎而不敢易之於常祭也不亦宜乎夫天子禘禘禘嘗禘烝諸侯嘗禘烝禘何此夫禘喪畢之祭也而禘禘烝嘗者四時之

祭也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喪畢之祭無常時而四時之祭有定法無常時者近私有定制者近公天子制法者也故先所私而後法則無嫌也諸侯從上者也故先定法而後行其私此所謂君臣之道也

禮論四

古之養世子而教之學與夫凡學於國之學何其有序而不亂也蓋其學有常位其習有常時其教有常職其禮有常法四者立而後學之道備蓋所謂其學有常位



者其別有四曰東序也曰瞽宗也曰上庠也曰成均也所謂東序者夏后氏之學而其事有九一曰學干戈二曰學羽籥三曰養老四曰合語五曰授數六曰論說七曰儻賓八曰釋奠於先老九曰養老幼所謂瞽宗者商之學也其事止於學禮而已所謂上庠者有虞氏之學也其事止於讀書而已所謂成均五帝學也其事則郊人取爵於上尊而已夫備三代之學而夏后氏之學其事獨衆於有虞商人之學何也蓋凡學於東序者樂舞養老之事也夫樂舞養老之事聖人之所貴而其道主

仁東序在王宮之左而其位則仁之方也此其比於二代之學其事爲衆歟夫書者觀言以取訓而習禮者勤事以正容夫觀言以取訓遠道也而三代之學莫遠於虞故讀書於上庠勤事以正容近道也而商人於周爲最近故習禮於瞽宗蓋成均者意其虞氏之前也夫時遠則制略制略則事卑蓋所謂郊人者旣遠之而在郊矣故不得與於上庠瞽宗東序之事然獨至於天子飲酒於成均然後始得酌於上尊此不亦時遠而制略制略而事卑乎此所謂其學有常位也其習有常時者其



別有九一曰干二曰戈三曰羽四曰籥五曰南六曰誦  
七曰絃八曰禮九曰書所謂學干者小樂正主之而大  
胥贊之而大樂正授數焉至於學戈也籥師主之而籥  
師丞贊之至於羽籥則其主之無官其贊之無助何也  
蓋舞羽近於學干則知舞羽之官亦樂正與大胥而學  
戈之官固已能吹籥則知學籥之官是亦籥師籥師丞  
而已矣夫南夷之樂也而陳於學何也蓋四夷之俗皆  
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陳之於學者學之所知博  
而不厭也凡學之時施於春夏者四有通而習之者干

戈是也有別而習之春誦者夏絃是也施於秋冬者四  
有通而習之者羽籥是也有別而習之者秋學禮冬讀  
書是也春夏者物盛而形顯之時也而干戈之舞形之  
盛也故春夏習之誦與絃均爲聲也而誦者人聲而絃  
資於器人聲者先王之所貴故先誦而器次之焉秋冬  
者萬物數窮形斂而體伏之時也羽舞者主於振作而  
吹籥者羽聲而已故於秋冬習之秋習禮而冬讀書均  
爲事也而習禮者俯仰折旋勞於外而後能習於冬則  
寒而大苦故於秋冬者人入室以居而無事之時也故



使之讀書焉安於身合乎時中乎義習焉而不困久焉而不墮者用此道也蓋所謂其習有常時者此也其教有常職者其官有十三曰太傅曰少傅曰保曰師曰大司成曰大樂正曰小樂正曰大胥曰胥曰執禮者曰典書者曰籥師曰籥師丞所謂太傅少傅與夫師與保四者以道德爲職者也而太傅之職無所繫不以教率不以言喻故曰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而已少傅則教以率之言以告之故曰審喻之師也則教之以事而喻諸德保也則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則二者其職

已勞矣其德有小大故官有勞佚以心治者其官逸而以身事者其任勞此其理然也至所謂大司成者論說在東序又曰凡侍坐于大司成者遠近問三席可以問則大司成者主樂之教者也所謂大樂正者舞于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于大司成之教而喻諸其下者也所謂小樂正者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而詔之于東序則小樂正者授數于大樂正而喻諸其下者也所謂大胥者小樂正學于大胥贊之蓋輔小樂正之事而爲佐者也所謂胥者大胥之佐也故鼓南蓋其



職已卑矣主節夷樂而已所謂執禮者書與者籥師與其丞其職雖不備見然考其事則皆供職効役以承其上者也此治學之常職也所謂其禮有常法者其別有十所謂立學而釋奠於先師一也春夏秋冬而釋奠於先師二也天子視學而祭先師三也釋奠先老於東序四也釋菜五也大合樂六也養老七也合語八也論說九也乞言十也立學而奠示有祖也時而祭之示不敢忘也天子視學而親祭示尊也釋奠於先老示己所有事也大合樂而後養老始立學既具器而後釋菜告成而不敢尊也習而後行禮也小樂正合語爲未足故大司成論說之以論說爲未足故乞言於老者此所謂其禮有常法凡此者先王教學之道也



臣蔡共武恭校

柯山集卷三十四

宋

張

耒

撰

論

敦俗論

所謂人主之利勢者惟其能供天下之所求而我無所  
 求于人故能奔走天下使其進退取舍莫不在我而天  
 下之人雖欲去之而不得蓋惟其能貴故天下之賤者  
 尊之惟其能富故天下之貧者宗之使之脫然捨去斯  
 二者則天下之人誰肯以區區之名而役之哉故富與



貴者人君操之以用其下者也雖然天下之利惟富貴而後可爲則先王之治宜其隆勢利重權位使其民惟富貴之知而見其已之尊嚴然其率天下也何其退約廉遜教其民務爲安貧樂賤之事而深抑好爭務勝之心者何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使求爲利也夫使天下之人惟利之爲求則大者篡小者叛惟其得之而後已嗚呼使人皆欲得其上之所樂則將日仇其上而奪之夫如是則吾之立于天下之上不亦其殆哉是故先王思所以長享富貴之利求其安而無亂服而無爭是故爲

是廉恥沖退之道使之輕祿位而賤權勢而惟仁義之知公卿之爵人之所欲也然三遜而後受萬鍾之祿人

之所甚貪也然無名而不敢當嗚呼使天下之人皆仁義之人耶則吾損國而與之有不受者矣三代之歷年

後世莫及而攷其教化風俗之美詩書之所載後世亦無有繼之者然則其效可知也予嘗悲夫自聖人之亡

後世之治天下者不明乎此也開功名權利之門以誘

天下而使其民汲汲然惟利之知而幸其區區之功利

尚功而賤德貴才而廢道獎勝而羞退進位而卑齒故



天下始囂然皆有樂富好貴之心而不安其分反顧其貧賤而惡之而日思其所以去之之術夫惟人惡其貧賤而求去之而天下之亂起矣故後世之所謂利其國而自安者未始不亡其國而自危也昔者秦之俗蓋若此矣方其疾戰不顧以取諸侯也使其人惟攻戰爭奪之爲求故秦之民皆忘其上而利其身功成戰克而後天下之人移其勝敵之志爲仇君之心蓋其平日之所養耳目之所習有以使之而無足怪也嗚呼爭之不可啟也如此養虎之肉不敢全而生委之懼其決裂以動

其怒而況持爭具而授之歟夫先王之道其始若鈍而後能利其始若迂而效最切老子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成其私而惟私之求則天下去之夫惟公以得天下之情者天下之所歸也天下之所歸而有不能得其所欲者乎蓋梁惠王問孟子以利而孟子對以仁義其說以爲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又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利非危國而其極至于國危仁義者若非所以自利也而其效也使人不敢遺而後之則聖人之所以安其身者豈匹夫匹婦之淺道歟嗚



呼孟子可謂知利之實矣

法制論

昔者聖人之立法告天下以其意而已故常立其大防而其節目委曲所以施于事者聽夫人之自爲而不必其一切先立于我是故法立而意行意行而利至蓋天下之事繁細瑣屑其情狀變故不可以一致以吾一人區區之聰明而先爲之經畫于此而使之—從于我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夫其勢不可以有成而必求行焉則物有受其弊者矣天下之法常壞于此而世之惑

者未之或知也今夫世之敢戰者其爲行列什伍亦不過數者而已彼豈不欲盡歟勢有所不可也何則敵人

之智百出而不可測而我安能委曲而預測之耶必曰必如是而後勝如是而後敗其委曲瑣屑一切先爲之所使無顧于敵者之何如而惟我之爲聽夫如是則必敗而已矣善教人者撓之以其道而不示以其事故告天下使無違吾意則其委曲瑣屑雖小不盡而吾之意猶在也嗚呼三代之聖人其聰明睿智足以深見天下之蹟隱然其制法也亦何以異于此欲均天下之田而



爲之井田欲分天下之地而爲之諸侯九夫爲井人得百畝而耕之使夫大之不得以兼小強之不得以并弱而後又爲溝洫之制自一夫而積之至于萬夫公之地方五百里而男之地方百里使之大小有序而又列爲九服之遠近夫分田建國之法如是而已矣夫天下之地高卑之不齊廣狹之不一水泉畎畝之差殊與夫名山大川汙池藪澤之地當居十五則亦安能較然如畫于一枰之上哉彼聖人之法不爲之纖委瑣屑以盡之而特設其大端而已何也蓋聖人之告天下者特其意

而已當是時公卿凡當其職者皆得出其智以盡天下之變因規而爲之規因矩而爲之矩使之各稱其宜而不亂是以天子恭己優游于上而所以均齊天下之理亦莫不如意而天下安享其利人人皆得措手足于其中初若莫可依據而吾之法卒立乎天下此先王之所以有所動作而天下樂之雖天下之大事而爲之無難者也不善爲法者則不然窮析天下之理于一身之聰明恃區區目前之智而斷萬里未來之勢故其法不患于不詳而天下卒不能行而不知其患乃出于好詳是



故善用兵者有違法無違意不善用者有違意無違法  
法可違也意不可違也夫天下之情常樂于有所爲而  
困于齟齬而不得放夫使人人足以自致而其終不失  
吾之所欲則亦足矣何必區區使之從我而後可也

用大論

能用大而後能治天下而用大之術爲最難夫惟有所  
不治而後能用大矣何則治大者莫若立法有所不治  
而後法立矣屨人之爲屨也非量國人之足而爲之也  
度其中而爲之夫一國之足雖不能盡合于吾屨而中

者居多故雖不知國人之足而吾不失鬻屨之利必將  
人人而較之則吾之爲工不亦甚勞而長短小大之差  
要之不可盡得嗚呼使吾之爲屨足以半國之人足矣  
雖有所遺而何害吾之大利哉通此說者其知用大乎  
夫立法以治天下者而吾之法果足以盡天下之理包  
羅籠絡使天下之智巧不足以用其姦乎吾知其必不  
能也夏后氏之爲忠也使禹不知後世之將野則禹不  
智也知而爲之是禹亦無如之何也商之質周之文亦  
猶是也夫以聖人之智猶有所屈于事物之變則立法



以求盡天下之理吾知聖人有所不能故立法于此足以通天下之情至于聰明之不及思慮之所難測出于人情之外者吾有所不治也而吾之法立矣且吾之法果何爲而起歟無乃出于天下之大情萬物之常理耶嗜膾炙者百人而惡之者一人膾炙之美未害也使吾法足以當國人之十九則吾之利多矣其所不及焉吾可以無卹矣非不欲卹也勢不可也嗚呼自堯舜三代以來更數聖人其講天下之法亦詳矣然後世可攷者如井田封建車徒之制亦不過爲大法而已世之惑者

徒見其爲法之略以爲不可施于事而不知聖人示之大法不以臆度之區區而預盡天下之委曲苟有不合亦付之人而已一絲之不齊無害其爲裘一粒之不精無害其爲食故曰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傳曰小有所治者大有所失近有所遺者遠有所包此達于治體之論也或曰量國人之足而爲屨不畏勞者能之盡天下之情以立法不厭詳者能之吾未見其不可也應之曰非勞與詳之避也國人之足可以盡量天下之情可以盡待雖費吾終身之力而爲何憚焉吾知決不可爲也



吾不若從其逸而擇夫爲利者爲之也嗚呼何至屑屑然語治天下之勞哉知所以立法而後知用大知用大而後能不出戶而天下無遺慮矣

憫刑論上

昔者先王之時議事以制不可刑辟者何也夫天下之情無窮而刑之所治有極使天下之吏操有限之法以治無窮之情而不得少議于其中而惟法之知則天下之情無乃一枉于法而失其實歟是以先王之時一權諸人而不任法是故使法出于人而不使人出于法至

于後世其所以治天下之具不能如先王之盛時淳厚之德衰而吏有率私以立法恃其無法而肆者故後始有刑法之書以治天下然天下之弊雖不可以不救而天下之情不可枉也是故法簡網疎而人與法兩立而不偏廢穆王之刑以爲輕重諸罰有權夫五刑之屬止于三千者法之所不可移惟其輕重之間有所謂權者是故猶不廢行法者之志方是時罪入于法之內則歸之法罪出于法之外則歸之權雖不如先王之盛時而天下猶未受弊嗚呼奈何一歸之法而不任人也自



秦漢以來治天下之具苟且滅裂務使天下爲不可欺而待天下之吏以爲不可使少行其意也故一切任法而廢人予嘗悲夫後世任法之弊也蓋其弊非獨法不足以及盡其情而其極乃至子變其情而合諸法蓋罪無定而易移法有限而難動故罪輕而法重也不幸無輕刑以處之則有人之重者矣罪重而刑輕不幸無重刑以當之則有出之輕者矣變罪而附法失情而合文不與情之不盡而慮法之不合蓋其間有所謂疑慮而上諸有司者十不過一二而已嗚呼任法以治天下而天

下無正刑矣予嘗推其原而後悲夫天下之事未始不自夫賢不肖始也先王之時天下之事簡肅而精修其人才皆足以過絕天下而上有聖哲之絕德故堯舜之際與夫三代之盛時至于鳥獸之無情陰陽之不可測而人之才智皆能爲之故其後有豢龍御龍之官而四時之官皆能候天地之氣導馭其節而制其和由是言之則人之所以深思極慮以治事赴功者何如哉自聖人之亡其後世比于先王之盛固已少減而天下之事日以煩亂詭僞生于其中而信厚之德薄人之賢者不



及于先王之時而間之以不肖混亂而不可知天下之事日以廢缺夫惟得如先王之時故可以舍法而不任而賢不肖之相半也故人與法並行後世非無賢而要以不可知故一歸之法推其原求其本則法之弊蓋出于人之弊也夫惟能隆任人之術詳于擇人而後法可以少簡姑無望其不爲刑辟人與法並行者可庶幾矣

惻刑論下

立法以糾天下之過者必欲天下行之而不敢逆然而常至于沮而不行者何也是其立法非人之情故也何

謂非人之情夫天下之所共惡者而時輕之天下之所共怨者而時重之不當怨而彊爲之仁不必惡而過爲之罰凡此者天下之情所不安者也今夫天下之情有極很惡而不逞舉國皆惡之者幸而入于刑而攷于法則輕而不足以懲之則夫行法者必有不平之心故必入而處之于重夫如是則是好爲輕者之有所不行也夫人固有不幸而入于刑者有誠犯而其心無他者不幸而遇刑而攷于法則重則行法者必有不忍之心焉是故有出而寘之輕夫如是則好爲重者之有所不行



也昔者聖人之于天下其言無不聽其令無不信然卒不可變者天下之好惡也惟其然故天下之所惡者聖人不彊恕以爲仁天下之所哀者聖人之不深治也故法立而天下安之傳之後世久而不敢易夫犯天下之所惡當天下之所恕而吾寬之以所欲則天下之吏雖不如吾法之所爲而人固已陰服之矣吾之法因彼之情故也故欲吾之法立于天下者莫若原天下之情而無所出入使天下無不樂之心而後可也後之惑者不深求先王之意而求夫恩威之名而不究其實以爲恩

主于貨而有罪者舍之以爲恩思有所禁則小過者刑之以威行之者不快而被之者不服則何怪乎吾法之不立哉或曰吾之法過于威耶則不惟行吾法者有不樂于其心而固取亂于民使過于輕耶民將懷我彼行吾法者之不快是何怪也嗚呼是大不然也天下之情自顧其所爲誠有拂于人而人不加怒彼固以爲可欺而罔人之心至矣故人之不察其過而知德者君子也尚何懷之有哉夫治天下者何必苟爲惠以誦天下之情也殺之而當其罪雖日殺而天下悅服矣



馭相論

天子能使天下之權在宰相而進退宰相之權在天子夫如是者可謂知馭相矣夫天子之所以必尊宰相者非以私宰相也而其勢乃所以自尊今以天子之輔相左右朝夕之所接以取謀而使天下之人有輕之之心則天子之勢亦卑矣夫人之情涉江河而畏險則終身不敢行海何則彼以爲江河爲可畏而況于海乎彼且以爲宰相爲不可慢而況其君乎嗚呼又非特如此也使天子之力足以辦天下之事則何所俟于相以吾爲

不能獨治也而後擇相而委之委人以事而奪之權猶爲不任而已矣故必使之可取可舍可賞可罰舍吾疑之之心而使少行其意而後彼得以有盡夫如是故不幸而有過吾有以責之夫使宰相之勢無以異于羣有司必使之一聽于我而後可則彼有罪而吾將無以責之彼且有以藉其口矣故曰宰相不可以無權夫與人以權者必使之其利在我以爲與爾以權者凡以爲我也斯可矣使竊吾權以據之久而不還以爲已私利則吾將折而受制此天下之大患也今夫世之畜犬與鷹



者方其逐禽于野則必解羈弛禁縱之而不制然至不  
順而害人則吾必能制其命夫縱之而不足以收之則  
幾何其不爲患也誠得天下之至賢如伊尹周公霍光  
孔明之徒不以天下易匹夫之命者而任之則何所復  
求然天下之賢不可以常得而吾之任人或以才而忘  
其污或以功而舍其素未必皆天下之至賢也夫使擅  
天下之權于掌握之間而吾無以制之而望其不亂其  
庸可得乎故古之待大臣者天子爲之盡恭致禮而至  
其有罪則不恕有殺而無罰夫惟君致禮則宰相尊至

有罪而不恕也此所以爲天子之權歟故曰必使進退  
之權在天子曹操司馬懿父子初不過能竊天子之權  
攻伐出處放意恣行而已而漢魏之主惟其無有以制  
之是故養其勢固其身而卒盜其位若唐德宗則疑宰  
相而不任懲姦臣之弊而謂天下之人舉不可信乃一  
切自用其聰明當時宰相奉行文書而已故當是時藩  
臣有輕朝廷之心彼一人之聰明而當天下之豐豐則  
數見其所窮而左右大臣皆有苟且之志而無出力死  
難之意則宜其陵犯而無忌也嗚呼與人以權而我不



能收漢魏之主是也畏權之去我而奪人之職者唐德宗是也是二者皆過矣嗚呼天下之事不可以無術也而馭臣為最難或者不知其故以為先王之時一本于忠信而無術不亦繆乎夫坤之道臣道也而象為馬吾未見馬之可以亡馭也馭之以術何害于忠信耶

秦恩復恭校

柯山集卷三十五

宋

張

耒

撰

論

秦論

賈生論秦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世以為確論予獨謂之不然夫攻守殊而事相關異施設而同利害其守之安危觀其攻之善惡其報應如表影聲響之不差也譬如人之殖產也耕我之田盡力以事之歲收千石封之倉廩而食之賈百金之貨於鄰國而贏千金焉



鄰里不我怨有司不我罪即是乃安坐享其福而貽之子孫則安樂而無後患今有人侵人之田奪人之產又殺人於道而奪之金如是乃欲封之倉廩藏之廩庫而守之以君子長者之事怨仇百作而披攘之矣故如是而取之必如是而失之安有以盜賊所以取之而能以君子之道守之歟秦王始滅韓齊大率十年間耳皆滅人之國虜人之君其毒至慘也夫此六國諸侯者其上世皆有功於民又皆據國數百年其本根深結於人心者固一旦芟夷蕩覆之其勢必不帖然而遂己如塞大

水伐大木其漸漬之末流播散之餘種將且復漲而暴興不得其寂寥氣盡則不止秦雖欲反其所以取之道守之而其機必成其勢必復矣故秦之事不可爲也嗚呼秦滅六國不十餘年而六國並立秦以不祀其效豈不然歟故賈生之論戲論也樂毅賢將一戰勝齊下城七十齊不能支曾未三年七十城者翻然爲齊乃無一城爲毅守者以是失之豈不然哉毅賢尚然况于暴秦

魏晉論

嗚呼魏晉之亂亡其可悲也國中之人皆恐懼服從大



盜招之而無不應舉國以與人而猶恐其不受也其所  
循致而至此者何也蓋其國輕久矣夫國重者存國輕  
者亡何謂重其人可以禦侮旁觀者有所忌則重矣鱣  
鱣主鮪之在江湖非不大也然漁者徒手取之鱣之俎  
上而無難曾不如蛇虺之據穴國之輕亦猶是矣人主  
非不尊公卿大臣非不畏百司庶府非不懼然皆庸怯  
和易說之如發蒙舉之如挈虛朝之慮不至矣今日之  
智不及明日夫如是國之存大盜拱手舉之矣是謂國  
輕凡人臣之能爲國重者非有服天下之名節則必有

過天下之才智成湯旣沒太甲失道伊尹放之可謂亂  
矣而諸侯不爭商卒以安者伊尹之節天下之所不敢  
議也晏子之在齊叔向之在晉宮之奇之在虞諸侯不  
敢議其後管仲之智未易與爲敵也郭子儀存而吐蕃  
罷兵李德裕草檄而澤潞亟滅此以才智爲重也夫天  
下之人其好爭未嘗一日忘也非有大愧恥于其心而  
不忍爲則必有大恐懼于其身而不敢爲夫名節者所  
以愧恥天下之不義而才略者所以恐懼天下之好亂  
舍是二者雖聖賢無他道矣魏之亡也司馬師殺其君



如屠犬馬而大臣震悸莫敢太息王祥鄭冲舉國而與之夫是數人者亦知是爲不義也而不敢不聽者彼惟素無以動其國人而又取諸其胸中而無有也晉之臣才者先叛王敦桓溫才過一時卒皆不臣劉裕才過數人者而遂取之何則國中之人莫與之敵故也夫挾好亂之資而觀其國莫與之敵則取之之心生矣故爲國之患莫大于不崇名節而消天下之精銳彼晉之公卿朝夕從事者非毀名節則尚無心方此時雖有有志之士亦且去之矣此蔡謨之所以不爲司徒而曰吾恐後

世之笑也天下之事有名實不可以不辨也輕名節者曰吾憚天下之矯激也黜才能者曰吾尚德也夫矯激者安能真爲名節也利至則變矣世蓋有利至不回害至不避而可以矯激億之哉夫如是而未免于矯激則庸庸者而後可矣且東漢之亂而曹操之雄至死不敢取惟畏天下之清議故也黨錮雖弊猶能存國古之所謂德也非無才之云也才不足以言矣傳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夫言與勇才之類也而仁與德必能兼之則世有無勇之



仁不能言之德乎子產惠人也謂之衆人之母可謂德勝矣然其抗晉楚何其勇且辨也夫以無所用之質而冒之以仁義之容文之以禮樂之言治國而不能靖民臨難而不能却敵而謂之有德此固天下英雄之所侮也嗚呼爲國者盍察諸此矣

晉論

天下有大分君臣是也夫以天下之衆而事一人攷其勢較其力則多寡異矣然天下之人不問于賢不肖俯首聽從莫敢或較一有不順則有起而誅之夫非獨君

臣之分爲然也自是而下之至于一鄉一邑之際苟有尊卑大小之分者莫不皆然夫天下之分惟其出于父子兄弟之際者此其天屬宜無足怪下至于一鄉一邑而上至于君臣是乃設爲尊卑而不敢犯何爲而然也蓋嘗求之以爲天下之分起于天下之理夫理者本于天地而莫知其所從始者也惟其理設而不可易故分立而不可犯夫生民之初未有君臣以相臨官師以相治也紛紛藉藉以力相勝于是民始大病之而後有能服其黨者焉天能服一鄉則一鄉尊之能服天下則天



下尊之是故君臣之分遂立而不可變夫民之于君乃其自立以自治也夫惟其仰之以自治是故順命受教俛首聽從而無足怪自是而推之至于一鄉一邑亦猶是也予嘗悲夫晉之事也自三代以來其國之多故者莫如晉外有劉石之強內有大臣之變泯絕荒亂有不忍觀者然後裂爲東晉至于東晉而晉亦微矣然猶相與維持至十餘世力盡勢窮凌遲百端而劉裕乃得之自劉元海以來天下分爲十六國若苻堅石勒之徒皆有過人之才闢地數千里據有甲兵士民之衆又有忠

智効死之臣其所建立亦有足觀者然皆不過一再傳而遂亡方其興也宜若可以久安至其一敗遂滅不振蓋嘗觀苻堅之敗于壽春此其力猶足以善其後然提其餘衆困窮而無所歸蓋思之主于君臣之分而後近得其說夫晉之有天下積久而天下之所服也夫惟人安于所服故天下遂守其君臣之分而不敢犯人人惟恐其失之是以播遷流徙甚弱而難滅忠臣義士力以救其敗若苻石之強雖兵甚強勢甚盛然天下之情不愛其德而惡其亂不幸不能制而後使得倔強于須臾



幸其敗也則起而共亡之矣或以爲君臣之分其始出手相制苟爲君臣焉斯有分矣晉與苻石何擇也夫天下之情固有所習也習而安者衆之所歸也嬰兒愛其乳之者隣人之母乳之則不愛也均爲乳也而愛惡存焉習與不習故也然則晉之初天下固習乎魏也而晉之不亡何也十六國之顛沛此敗于分之不正者惜哉

唐論上

昔者天下之事常患于不得已而爲之夫事至于不得已而爲者非其心之所樂而勢有所迫故也勉強而爲

之旣立而不可變則將拱手而待患是故古之聖人其深謀遠見所以憂慮天下之故者莫不備其害先爲之防曲爲之備使天下不幸有不測之變而吾常從容制之而不能亂無鹵莽苟且之計以爲後世之患嗚呼此先王之制後世之所以不可及歟竊嘗譬之世之淺人有居于河瀕而幸水之不至也則安然而不爲之備一旦水至則徬徨四顧莫知所爲于是毀室徙薪而塞之而後免于沒溺之患然是人也能解目前之患而退有失所之憂旣已失于其初而後將復之則薪與木者旣



已習于水而不可動夫彼其初豈不愛室與薪哉勢有所迫故也故天下之事亦何以異於此聖人者惟先見其害而預爲之備而已然豈有他術哉是亦築防以憂溺貯水以救焚者之智也昔節度之制起于景雲開元之間然其所治者不過于邊方控制之邦而已天寶之亂安史橫行于中原而莫之禁天子兵弱而不能制則其勢不得不倚節度之兵而節度旣已有功則雖欲變之而不可大抵至德之後天下之兵無慮皆屬于節度之府是以天下之兵仰食于度支賞罰于天子而權歸

于將軍天子養之于上而將軍實收其權于下故驅之以不義之名寘之于可畏之地則俛首盡力而不敢辭及天下旣平前日之亂已去而節度之患固已不勝其深矣嗚呼天下之情不可使苟有所安也使安于義耶則吾固無求乎其他使其不義而安之則吾將欲改而不可得彼天下之兵其勢旣已如此則人人有當然之心雖欲改之其道無由蓋肅宗之時大盜旣平而天子之威不足以大屈天下則其所不能變節度之弊宜無足怪然以憲宗之英明鋤蕩剗革而卒亦不能一之嗚



呼勢之所習不亦甚固哉蓋嘗謂唐之末年其君非有可亡之實也夫文武宣之三君其才可與有爲而一時之臣又非皆不可用而其紀綱法度不須與而壞蓋其大勢已去雖有絕巧無所施之矣故唐之患不起于河北之繼襲而起于節度之有功嗚呼使天寶之際不爲是苟且急迫之制則僖昭之患何自而起而使吾初不倚卽度之功則河北之區區雖欲傳襲其可得哉

唐論中

天寶承平兵不知戰大盜突起四海震動禦之無策君

播國殘哥舒之敗固無足道者明皇欲下詔親征而後臣嬖妾沮撓其事意當是時天子臨戎其有濟乎愚嘗論之天寶盜起雖上有昏德聰明杜塞抑當時朝廷無人矣故爲是猖狂不審之謀夫天子臨戎其利有二天下莫能當而明皇皆不得行之幸而不行使果行之其狼狽有甚于此者何謂之利一者壓之以尊名重勢敵人雖強不忍冒犯順之危而起侮上之怒二者天子所統必天下之重兵選卒天下不能抗也明皇之時天下之勢其重在西北而京師輕也久矣大獄屢興縉紳切



齒用兵無度百姓怨苦內煽淫泆荒亂失度尊名之不  
競也甚矣祿山教戰久矣其將卒皆蕃戎勁卒非復唐  
人也彼惟恐犯順之不深侮上之不快則明皇之于尊  
名重勢所不得行之一也天下勁兵皆在西北藩臣握  
之府兵既壞天子侍衛長征曠騎而已有急而募不過  
得長安市人子而以之抗燕代之勁騎此驅羊戰狼則  
明皇于重兵選卒所不得行之二也親征不可則無策  
乎曰知兵者必知敵人所恃與所惡使之行所惡而違  
所恃如是者百戰不殆祿山之利速戰也所恃范陽也

十年教其民千里而用之其鋒不可當雖太公穰苴必  
姑避之故賊必乘其鋒而用之彼惟恐戰之不速敵人  
之不我拒也然祿山勢雖強渡河而南則羈客也故心  
不固而易搖其恃范陽如豹之在山林急則必投下以  
自藏方祿山之南也厚集潼關之師深溝高壘勿與之  
戰委河南而與之是時李光弼郭子儀皆在河北遣一  
將擣范陽之虛往必得志彼進則不得入關退則已失  
范陽獨守空虛之東都不過半年其勢潰矣此至計也  
其後祿山既死慶緒北走而史思明已有范陽慶緒卒



困死河朔以此知祿山失范陽則必弊于河朔諸師也其後史思明陷東都李光弼牽之于河陽而思明不能西以此知厚集潼關之師不戰以老之而祿山無能為也祿山傾國遠鬪委其所恃而不顧固已犯天下之至危而唐之君臣不知出此唐為無人也夫

唐論下

昔者先王之兵愛其君而後死其將以為凡吾所以致力不顧以衛其將者無他焉謂吾兵之勝負者非吾將之利害而所繫者吾之君耳是故功成事立而其君安

然享之而無虞其不善用者則不然其兵死其將而忘其君方此之時三軍之士惟其將之為聽故不患將之不足以立功而患乎功成而上不享其利夫惟欲兵之愛其君而死其將則莫若兵出于府而將出于衛使將之于兵得以用而不得以有之方其有事也厲其秣馬以問有罪將軍之恩惠雖足以取信于下而士卒之顧其將非我終身之所仰則雖愛而不私夫惟愛而不私是故驅之以義則有功而不可使為不義之行彼死其將而忘其君者是節度之兵也方是時天子能使其將



而不能用其兵可使征可使戰而不能得其私天子常  
斂士卒之怨而將軍者實尸養士之恩嗚呼此豈非天  
下之大患歟蓋自天寶以來藩鎮之禍迭起而不可氏  
而河北之鎮天下指爲僭亂不臣之邦棄之而不問以  
爲是誠不可得而爲也嗚呼盍亦深思其術哉夫以  
之時而七國連衡以叛其上而諸侯擅地天子無有以  
制之此其爲患豈特唐之方鎮也哉其後主父偃爲之  
一言使得自封其子弟而漢之君臣無一鏃之費而坐  
享太山之安彼唐之節鎮何以異此歟彼桀黠而不顧

肆傲以慢上者是誠何恃而敢爲爾哉蓋其股肱肘臂  
有爲之出死力以爲之者使其子然而自爲則吾一將  
之敵耳故李愬之平蔡一得李祐則吳元濟束手而無  
能爲矣然一節度之所領不下數郡之地而我何不遣  
一介之乘假賞功之令拔其臣屬之尤才者使帥其屬  
城而爲之使如是而陰離之使其兵分地坼則昔之豪  
黠而難制者不過一二耳提一空城而守之雖欲不臣  
其可得哉或曰彼臣屬將佐安能叛其素所愛耶名爲  
裂地而謀相通則安在其爲利哉是大不然夫人惟貧



也而後肯役于富惟賤也故肯役于貴故兩貴不能相使兩富不能相下彼其臣屬將佐之愛其帥者豈有他哉惟其有功能賞之有才能用之是故恃之以自固使其位有節度之勢則將反顧其上而疾之何則勢均位等則必有相疑之心嗚呼使彼誠相亂而生疑則吾之計行矣或曰我一日盡斥其臣佐則彼安肯安然而遣之者耶使彼遏吾命而不行則無乃益召天下之亂乎是又大不然也夫使彼受命而遣之耶則吾固何求使彼敢遏吾命而不行則反手而內禍及之何者使人有

可以得富貴之間而有蔽于其前則必羣擊而競排之彼一日于行伍之間而有一節度之權我則顧其私而止之夫如是而能安者世之所未嘗有也昔者烏重裔爲滄景節度凡屬城之刺史各還于朝廷使得自隸其州兵嘗曰使二千石各有鎮兵雖有安史無如之何而河北之所以能拒命正以能奪刺史縣令之權耳當是時惟重裔之鎮獨稟命受代然則分其地而離其兵者真弱節度之術也



古之人主自中庸以上爲理所屈皆能行之而誠未必加也若漢文帝之于務農唐太宗之于從諫幾于誠矣或問二君之誠孰愈予謂文帝于言不足而意有餘未嘗爲外貌觀美繁于詞令而形于制度不過詔令丁寧而已而身之所履則可信不誣矣知稼穡者必尙儉彼身衣弋絺足履革舄集書囊爲殿帷罷露臺卻走馬此其意可見也太宗每見賢臣則求諫援引古今出入經傳玩慨古昔語必成文此雖無害于聞過而有好奇之心焉此于誠有所不及也意有餘者忘言實己修者忘

名理之必然也文皇嘗恨不撲殺此獠又德皇后問誰帝曰魏徵夫太宗之信用徵如此而猶有殺心焉則其平日之厚敬而深信之或未必誠也且好諫者不諱其過而魏徵以諫草與史臣帝聞而怒遂有仆碑能婚之事何怒之深也如此二事或疑其不信子謂或有之高宗之淫昏辱暗又內爲悍妻所制外聚羣小逞于朝而禍不及其身者有以也非幸也其智蓋有以自衛者彗見東方言者以爲高麗將亡之祥帝曰高麗小夷且亦吾民也夫是言能出其口則有不可欺者以廢子賢



之故怒其人嘗與賢交通令其父訓其子父殺之帝聞而不喜也更貶其父夫刑政能如是則希其意必相戒而天下聞之必有父子之義焉夫能約理而不盡欺叅以義而其諂有所不受使其應物之際十五出此足以完其身矣

又讀唐書二首

李德裕制變應事之方裴度有所愧然度之制變務出于中和故事出而人不驚事已而身安德裕矜才而快意者也故其所發竦動人之觀聽而後多悔宦者劉承

偕監劉悟軍悟不堪其侮而言朝憲宗以其有寵于母后問計于度請斬之又曰不能斬則流之夫斬之則風采足以震動而于事也健然苟求下足以厭恠意上不傷太后心流之亦足矣何必求動人之視聽哉此度過人者也劉稹之叛計策出于郭誼為多稹勢已窮蹙誼斬稹以降此在稹為可賞德裕以為劉稹小子安知反誼始教之而終賣稹以求生卒斬之德裕之出此不過欲明大義立風聲以竦動視聽耳若誼者置而不問斯可矣何必求名而殺之耶是時強藩叛鎮力足以拒王



命而所深忌者左右之竊發也誅郭誼而叛臣始安心于其下其爲慮蓋已疎矣德裕惡牛僧孺其傾僧孺也曰僧孺聞劉從諫滅而慷慨又構成其往來之迹夫傾大臣惟有交友者之罪爲無以加人主之所不怒僧孺由此遂竄德裕于復怨則快矣而君子豈忍爲是哉故一失勢羣起而擠之身沒南荒非偶然也

人主當務好要而不當務無爲夫無爲之言爲妙矣此義農堯舜得道者之事也而庸君昏主聞其說而樂之深居與處蔽塞耳目是非過前而不察姦臣愚弄而不

悟視人之利害國之存亡若越人問秦人之疾痛者曰我無爲也耽樂飲酒便嬖女色晏朝早罷遊蕩無度亦曰無爲也是豈莫若好要吾不治事付人以事而觀其成吾不吝權分人以權而觀其趨事成而利則可成而害則必治其故而賞罰行焉分吾之權而志于公則任之盜吾之權而行其私則棄之而用舍分焉此之謂要知好要則進乎無爲矣唐明皇用李林甫十餘盡年失賢者之助太宗之法度廢革略盡貞觀之風俗變壞無遺林甫朝夕所從事者非聚斂奢侈以蕩移人主之心



意則羅織刑獄以破滅人之家族也閨門之內干戈礮  
鉞未嘗絕而間爲神仙鬼神之說以動其心而明皇恬  
不爲慮漫不知察利器去手而不覺一敗塗地沒世不  
復凡此者其始好無爲之說者也後之人主可不戒哉

五代論

春秋時季梁在隨宮之奇在虞皆明安危曉利害強國  
憚之而不敢易予竊怪五代之君雖起武夫悍卒未嘗  
學問不足以得士而一時將相謀臣當其敗亡之際皆  
足蹈坎井頭抵株木安受禍患而無策事成則相與苟

且富貴事敗則拱手受戮豈紛亂之極而人才亦從而  
不振歟予深考之而得四人焉皆智士也或用或不用  
也則係時君之昏明安重誨在明宗世常恨不爲國家  
夫潞王時潞王蓋一罷鎮節度也而重誨獨知禍之原  
在此其後卒覆國者潞王也清泰帝時石敬瑭在太原  
欲叛有狀時廷臣有呂琦者言于朝曰敬瑭必結契丹  
爲援可先以重幣結契丹以分散瑭之援卒之立晉者  
契丹也使明宗與清泰信其言而先爲之所可以紓禍  
也必矣契丹大舉入晉志吞南夏而其母述律乃獨非



之曰譬之吾國以一漢人爲主可乎耶律德光果不能安于南狼狽客死于路大勞甚費而于契丹初無大利也德光喪歸其母不哭曰待國中人馬如故然後葬汝嗚呼若此媼亦智矣李穀韓熙載少以功名相期熙載將仕江南與穀別熙載曰江南如用我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原見用取江南如探囊中物耳已而穀相周世宗遂臣江南兵不勞而國不費信乎其如探囊也何者自古秦滅楚晉滅吳隋滅陳長江複山不能爲固天下有定勢非智力可強諸葛孔明且不能用蜀取魏江

南豈有長驅中原之理乎穀于審天下之勢亦明矣此四人者三見忽而不用嗚呼天下何嘗無士哉



臣俞廷楡恭校

柯山集卷三十六

宋

張

耒

撰

論

漢文帝論

昔者絳侯既平呂氏親握國璽授之孝文當是時劉氏之後惟大臣所立文帝為諸王特以其賢而取之其初未可以必得也絳侯以天下與所不可必得之人恩德至厚也文帝之報絳侯者宜何如哉雖分國而王之天下未以為過也然內難既定君臣之分既明爵賞祿賜



所以慰答昔日之功者未聞有卓然過于常時何其不旋踵而遂去之速也予嘗觀漢之大臣少全武帝以來不啻如殺囚隸獨文帝時公卿被誅者無幾人然則文帝之待大臣亦有恩矣當是時大臣之有恩者宜無有過絳侯然匹夫一言罪辜未明廷尉折簡以召之如此孤囚侵奪困苦僅免于死文帝非昏蔽無知之君何獨于勃少恩若是哉蓋嘗深思其故而得其說夫高祖之將大有功者至文帝時幾盡矣非以逆誅則以疑死彼皆心有所恃矜其功能日邀其上不得所欲則狼顧而

起絳侯吹簫之羈民也用兵十餘年習見天下之勢喜事而尚功其驍勇之習豈能帖然無毫釐于心哉以英雄之資挾立君之威臨視其上無異于保婦之提嬰兒如是而不驕者伊尹周公之所難也驕則縱縱則亂因以生文帝豈無愛勃之心哉視前日之誅死族滅者皆恃君邀功驕蹇放縱之所致而絳侯之迹異于韓彭者無幾耳吾亦畏其有所恃而驕驕而不已則亂亂而不誅則廢法從而誅之則傷恩甚矣嗚呼理至于是曾不如抑遠困辱使之慊然內顧而無所恃鋤去其驕慢之



心全其生保其家使其子孫長有國土之爲愈也然則文帝之恩亦深矣且能尊霍光者莫如孝宣委天下之政與之而不敢專光死又立其子兄弟聯兵女充後宮賞賜寵錫不以數計天下翕然以爲孝宣無負于霍氏矣然光死未幾妻子爲戮以天下與人而身死之後弱子單孫之祭曾不得享天下之人聞之者誰不爲霍光痛心哉嗚呼使宣帝旣正君臣之分則遂攬天下之政光旣死視子孫之賢愚而授之官與之財而收其權收其尤無良而屏遠之霍氏雖欲爲亂不可得也然則霍

光無後者非宣帝誰爲之哉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知君子之用心絳侯無禍于身則知文帝之所以裁之者乃所以深報之也霍光無後于漢則知宣帝之所以寵之者乃所以深害之也語曰嬰兒常病傷于飽也貴臣常禍傷于寵也然則文宣之報功其得失可攷也

漢景帝論

景帝稱竇嬰恣恣自喜多易不足以任宰相因持重而相衛綰夫自喜多易固不足以持重是也而求持重者必如衛綰則已甚矣古之知人者不觀其形而察其情



得其妙而遺其似夫天下之善惡其似者固未必是而其真者或不可以形求也綰市戲之賤士也其椎魯庸鈍偶似夫敦厚長者之形耳夫敦厚之士其用之也必有蒙其利者矣豈謂其無是非可否如偶人而已者也苟以是爲長者而用之則世之可謂持重者多矣夫惡馬之奔踈不可也求其無奔踈可矣得偶馬而愛之可乎景帝之相綰也是愛偶馬之類也帝之惡周亞夫也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卒殺之夫天下之情其未見于利害之際者舉不可知而要之易劫以勢者易動以利

不輕許人之私者不輕行私其亞夫之不納文帝于細柳與夫不肯侯王信可謂不可以勢劫而無私意矣使節死義與夫見利而心不動非輕勢而滅私者莫能以相少主共危難者豈非亞夫不可而帝乃反之是徒以其剛勁不苟其形若難制而嫚上者故殺之而不疑嗚呼景帝者求人于形似而失之者也蓋昔者高祖求傳如意者而不可得一周昌能強項面折而高祖遂以趙主委之夫昌之不能脫如意于死其勢蓋有所迫而所以任昌者固相危弱之道也嗟夫周昌以此見取而



亞夫乃用是不免則景帝之與高祖其觀人也亦異矣

唐代宗論

予嘗論代宗唐之庸主也而安史壞亂之後肅宗草創事出一切人情震搖易以變生此非常才所能定而代宗承之又嘗一爲吐蕃所驚逃奔于陝然國遂以定不及其身者何也予考代宗行事有類英主者二焉誠率是道而充之其身安而國定善無足怪何也能容大功之臣背之而不疑犯之而不怒而外無姑息之迹一也僕固懷恩李光弼二人之功著矣懷恩之恃功犯上自

敵以下誰能忍之而代宗不與之較故優容包納卒待其自斃豈不曰與之較力則彼驍獍也與之較理則彼異類也其乘氣而兇悖也蓋將亡也是其料懷恩于目中矣李光弼身兼將相功無與二而幸陝之後堅坐不應此其意非持兩端則高臥以觀變也代宗恩禮終始不衰豈不曰光弼之功而傷之天下其謂我何彼之不赴吾急吾不問則已問之則必討焉彼非束手受死者而吾使誰敵之哉代宗之待二臣如是天下不謂之姑息者理當爾也德宗之于懷光則姑息之迹不可勝揜



矣人有當其意則用之衆怒不與則必殺之其用其殺莫或能間之者焉始用元載委己聽之惡載之甚而誅不疑寵魚朝恩幾危郭子儀然其橫也則殺之程元振之寵固矣柳伉一言而逐之易如反掌卒棄不用元載之獄問目皆從中出則是平日載雖擅權于外而代宗居中無不知也夫三大姦如殺犬羊中外不驚上下厭服觀此則昏且孱者不能爲也是二者英主之所難代宗有焉所以能保國而安身也哉

唐德宗論

德宗憤藩鎮之強僭有鞭撻海內之志竭其帑藏空其禁衛以從事于伐叛然師出無功兵連禍結大盜竊發身播國殘滅亡之禍間不容髮自是之後亂不得熄至于憲宗用一裴度決策出師淮西旣平山東河北強藩大鎮弭耳聽命終獻宗之世海內略定二帝于用兵伐叛則同而功烈何其相反也蓋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德宗始使馬燧李抱真討田悅魏鎮自承嗣以來兵強國富屹然大鎮非可易攻者也二將之力弊于田悅而王武俊朱滔相煽而起自魏至燕數千里間莽



爲戰場而四方諸侯始輕京師淮西雖積于叛然數郡之地也暴取其財虐用其民爲日久矣危亡之機已見而元濟昏庸倔強其間此特不欲取耳取之可以必得豈與河朔諸鎮比哉憲宗乘其機察其時一舉而滅之而李師道王承宗之徒或誅或臣而四方靡然效順矣此無他德宗先攻其堅敵未已而已之氣先索力先弊矣已索之氣旣弊之力人所易侮此朱泚李懷光所以陸梁而不忌也憲宗先攻其易碎其巢穴戮其鯨鯢兵雖未出而氣已震于天下師道承宗所以消沮而不能

抗也有扛鼎之力者使之負石而趨終日則必蹶立談之間而礫嬰兒則賁育在旁必且心悸此攻堅攻瑕之論也

唐莊宗論

古之善戰者不患乎敵強而不我若而所大患者與之爲敵而兩無有以相制也夫兩無有以相制則勢足以相擾而不可以有成惟其曠日持久兩憊而不振如是而後有起而收之者雖然非有優游久遠之心誰能安坐而待之而至其兩憊而不振也吾亦安能必其變之



所在則是吾與敵人常戰于不可知之間夫豈不殆哉  
是故古之善戰者必有以審天下之勢而爲之計取之  
以可必之計而待之以可成之功夫如是而後能有立  
今天天下之勇夫其才足以相勝其力足以相困奮臂  
角力以戰其死其勢終日而不能解至其能者則不與  
之致爭于手足之間而獨徘徊待伺一發而擣其虛中  
其要害之地而使之雖有手足之技不能以與吾較夫  
知是者勝敵之道也故力弱于敵則謀之力倍于敵則  
乘之力敵勢均則擣其虛襲其所忌而不可戰蓋昔者

唐人以河東之地面南以爭天下百戰而無功以朱溫  
之強親冒矢石與唐人從事于河上不能有河北尺寸  
之地其力之不足以相制亦明矣譬如兩人終日而博  
也代勝代負而不決勝者欲罷而負者留之負者欲返  
而勝者激之蓋終朱溫李克用之世更勝迭負而卒不  
得其志至于莊宗力戰不顧思決成敗而不可得方其  
盤桓于楊劉德勝之間蓋嘗蹙而不振矣其後郭崇韜  
爲之決入汴之策而後天下歸于唐夫梁人之有汴是  
猶人之有腹心也使吾之力雖不足以過之耶一日而



潰其腹心則彼手足雖全而不爲用此擣其虛襲其所忌之道也故莊宗之取天下其要在此而或者猶歸罪于段凝之區區何異夫披心腹而責手足之不救也昔者莊宗與劉鄩戰于莘劉鄩越黃澤乘虛而襲太原中道而敗乃不能進夫劉鄩之襲太原是莊宗趨汴之策也被鄩以爲人得糧十斛而後可以有成彼誠見天下之勢非朝夕之所能成其決策不顧以趨太原而以擣唐之腹心也歟夫莊宗能知其勢而爲之防故唐不亡而梁人惟不能蔽其所忌故莊宗得志夫古之善戰者觀天下之勢而後戰從之者此之謂也

子產論

天下之大患莫大於不量力而不量力之患起於好高今夫使人皆量力而無慕于賢已者宜若怠惰而無志而不知夫力之所受于天者莫不有極強任而過使之則將有禍嗚呼怠惰而無志不猶愈於禍歟吾知量力之不可廢也今夫天下之才自匹夫以至聖人其別無窮然大要有三而已上智中人下愚是也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使民畏也有不待刑使人愛也有不待賞夫無



刑賞而畏愛行焉此天下之純德也夫惟聖人而後能之而使中人之才其爲治也去賞與刑以求天下之畏愛曰吾將學聖人也則亦敗而已矣使量力而行之治刑以明威信賞以施愛其誰曰不可以爲德不及於聖人耶不猶愈于敗乎夫烏獲之力至于舉千鈞而弱者至不舉一石以一石之力而負千鈞則膂絕而死此又天下之所知也昔者鄭國有災有勸子產使遷國者子產曰吾不足以定遷矣夫遷國以免災與安坐以待不測之禍二者孰利也然子產知其力之不能及則寧爲

安坐之計姑求其力之所及者而行之豈其心以爲不能定遷則其患將甚於安坐而待患歟蓋子產嘗鑄刑書而叔向非之子產卒行之也彼以爲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者非我之所能故也予讀書至此未嘗不竊歎古之君子其智慮深遠而較利害也詳量分審力而不誘于天下之浮說而深悲後世之說者夫宋襄公之求諸侯徐偃王之行仁義卒無所就而敗隨之而世之人遂悲仁義之不效而予不知二人者果能爲文武之事者歟非仁義之負二人二人之負于仁義也或曰天下之



士不可好卑而務近而量力之論不可以訓嗚呼使無  
妄學聖人者是豈使無學其德耶吾惡夫無其德而僭  
其事者也彼聖人之爲聖豈好高而爲之哉其中之所  
有舉而措之而已使誠有其德吾何愛聖人之事而不  
使爲之哉

吳起論

吾讀吳起傳觀與田文論功發三問文不得一然則起  
之才豈淺淺者耶及曰文爲之言主少國疑大臣未附  
百姓不信當是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曰屬之子矣

吾嘗疑起才何獨短于此而不敢與文較及觀起之相  
楚方悼王之死未幾而楚之宗臣大臣起而殺吳起方  
是時悼王死起相新君可謂主少國疑矣起也于是乎  
不免然則起之才是誠短乎此則其始無以抗田文之  
言蓋無足怪而田文之于知人也亦明矣然則田文之  
知起之不足以處此者何說也起之爲人也明厲而不  
達于變從事于法而不知權是二者蓋相疑國輔少主  
親未附而安不信者之所深忌也昔者鄭國有難而子  
孔當國乃爲載書以序位聽政辟而子產請焚之夫子



孔之爲載書叙羣臣而使之聽政豈有所不可哉而子  
產請焚而鄭國果定何也蓋誠未加于物則吾之所爲  
衆之所疑故急之則亂繩之則怨方是時法有所不行  
是非有所不較知徒吾法之不欺而不顧物之情此取  
禍之道也故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蓋當新造之國與  
夫衆情反側之際者不可以求定乎法而取必于理之  
是非而其權乃在夫人情可否之際此子產所以焚之  
而國定也史稱吳起治楚明法守令捐不急之官廢公  
族疎遠者夫起當新難之國輔末壯之主而馭不附之

大臣與不信之百姓而其所行顧若是而不知變是其  
死也不亦宜乎嗚呼智士因變聖人乘時一龍一蛇與  
化推移庸得而制之哉吾悲吳起之志故論其說云

商君論

昔者商君之治秦貴利尚功明賞罰信號令使其日夜  
趨于功利之域而無閒暇樂生之心勇于公戰怯于私  
鬪蓋凡所以養生者非從事于公不得也不過十年而  
秦遂以強後世因之以有天下蓋始皇之王自商君啓  
之而世之議者以爲秦以商君而興而不知商君之術



是秦之所由亡也今夫世之善養生者和其血氣平其  
心志安養而徐用之導引屈伸以宣其滯而導其和故  
藥石飲食平易而舒緩惟其然故其效也得其所從而  
無後害有賤丈夫焉不知其爲如此不能忍歲月之勤  
而急其效于耳目之前于是服毒石餌惡草以激之方  
其效也剛壯勇力倍于平時然不過數年之後草石之  
力已盡而遺毒餘孽潰裂四出故癰疽壞決之變一日  
皆作而不可制至于是不死者未之有也嗚呼用民  
之道亦何以異于此昔者三代之聖人也其得天下也

不爲旦夕之謀揉伏其民而和輯其國一出于愷悌忠  
厚之政使其民無勉強不得已之心故其功成事立而  
民莫有厭之意是以享國長久而無後憂彼商君以爲  
仁人之術非所以速功朝有所爲而夕望其利日夜峻  
治其刑罰以驅迫其民斬艾懲創以齊肅其怠惰之氣  
汲汲然常若不可以終日故方其效也所求者得所敵  
者破徭役使令莫不如意然至于後世天下已定而吾  
之所欲已得而後前日怨毒之志乃始大發而不可制  
故更二世而秦亡原其所以取怨于下者豈一日之積



歎嗚呼商君實首之也夫民之力人之血氣一也可以徐治而不可以求近功夫欲求近功則必出于深刑痛罰毒石惡草夫四者用者危亡之禍可立而待故曰商君之術是亡國之術也

陳軫論

陳軫之辯不及蘇秦張儀然軫常從容于戰國之際而儀秦汲汲不能補其所不及周流諸國不得少休用智巧而爲力勞何也蓋遊說不可取必于一端而儀秦之術一定故也何者蘇秦必于縱張儀必于橫夫一室之

人不同心一日之心不同事以叛散相頌之六國而使之一心以爲縱雖孺子知其不可以久此蘇秦之所窮且天下嘗見爲縱之利矣一日而散爲橫雖足以解約然合散未可必此張儀之敝也縱者不敢橫雖見橫之利而不敢陳也而遊說以非之是附其所不親橫者不敢縱雖見縱之利亦不敢陳而強詞以亂之是讒其所不怨附其所不親是交胡越之道也讒其所不怨是間兄弟之道也天下未有胡越之可親而兄弟之可間者也天下有胡越之可親而兄弟之可間者矣然其親與



間之際勞矣且夫胡越者是必親之而後可兄弟者不  
間之而後可中道不幸而謀失者必敗故儀秦之身顛  
沛而瀕于禍者數矣秦以此死而儀竟以免故縱橫危  
道也常負天下之責縱而散者蘇秦負其責橫而合者  
張儀任其咎然天下之勢故不一要之合散必不可以  
一定夫操不可以一定之勢而身當其任故曰縱橫危  
道也陳軫之智不逮二子而不主縱橫之任乘勢伺變  
而行其說故其爲說不勞而其身處安故軫者說士之  
巨擘者也

應侯論

吾觀應侯之入秦其心未嘗不在穰侯也彼其困苦展  
轉旣瀕于死而求報于魏也切骨腐心不可終日故其  
將奪穰侯之位而代之也慎重周審不敢輒發非如朝  
遊夕說之士微幸一言而勝之何者其怨魏之心重故  
傾穰侯之心必傾人之心必則其計求出于萬全故其  
上秦昭王書曰其深者不敢載之于書及見秦王乃先  
言越韓魏以伐齊之非計也陽陳外事以當秦王之心  
而自顧以權勢已成因乃一言穰侯太后之專恣不終



朝而逐之則睢之憚穰侯而不敢輕發豈不甚哉太史公之序睢事如此乃言睢之始見秦王誤入永巷聞有穰侯太后而不聞有王也何言之誤耶且睢與秦王相得數年而後敢言穰侯太后之事者知己之與王處密勢定而計穰侯之不能奪之也其始不敢載之于書一見秦王而不敢及之者知徒嬰其鋒不足以成吾事而吾將受其禍故也且一見秦王而語穰侯太后之惡如此彼獨不畏穰侯之聞之歟以匹夫無援之分而斥骨肉子母之親非獨取患於穰侯秦王亦且逐之矣彼睢

之入關料穰侯惡諸侯之客下車而逃之其爲計如此萬一有幸而得見王徐徐而圖之何所不可而遽爲是鹵莽之計哉且秦自孝公以來操法繩下最嚴于宮闈之禁所以自衛者皆以峻法防其下故荆軻刺始皇而殿下之兵不敢輒動安有誤入永巷事耶揚子曰子長多愛愛奇也此亦好奇之過歟



臣倪思淳恭校

柯山集卷三十七

宋

張

耒

撰

論

樂毅論

吾觀夏侯太初之論樂毅稱毅之書謂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以知毅之心不止于兼并而稱毅之不取莒與卽墨謂明信義于天下將縱二城而降之以爲王業之所起嗚呼何其言之過歟毅戰國之雄耳其智豈足以知王者之事哉一說昭王而平齊復其



數年之仇毅之才盡是矣何以知毅之有心于王者之事哉且以戰國之際士馳說以干時君惟恐其言之不足以動人其所說一切不出于情實則毅之稱伊尹太甲之事是果其心歟且毅將燕師一戰而破齊虜獲其重器而逐其君燕國之弱小而五歲勤師于外親所下者凡七十餘城則士卒亦少敝而國之轉輸應接亦少勞矣故頓于二城之下盤桓而不能取且不終毅之計而騎劫代之矣由是觀之毅之不拔二城者是力有所不足未得盡用其計謀而攻毅之用心固未始有縱二

城以收民明信而有意于王業之事也且毅嘗一至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于燕而下七十餘城其所殺傷不知幾何而卽墨之大夫出死于戰齊民之視毅不啻若寇仇而乃欲以不攻二城以明信示民毅之爲計必不若是之愚者且方是時田單守卽墨單善爲兵故其守卽墨固而不易拔耳何夏侯生之妄論也司馬遷稱異時事類蘇秦者皆附之秦故戰國策士之所載多不足信而遷之所載毅事未始有此故予皆不信之

魯仲連論



昔者君子之於仁義其行之非不勤而好之非不篤也然勤而不得其中則君子不爲是故罪至於可殺則君子不生之以爲恩而鄉閭之鬪勢之所不能救則捨而不顧凡天下之事有可以不爲而非不義者君子不強以爲義也嗚呼君子之道豈顧若是恣然而已哉彼誠以爲事至于可以不爲而無我責而我憊憊然求爲之以爲功則夫世之求爲君子者蓋亦甚勞而我之心無乃非出于樂而後爲之歟蓋昔者夫子之道未嘗不出于忠恕而其所以待物者亦甚厚矣然陳恒弑其君則

孔子沐浴而言之朝告其君而請討之至其不能討而孔子不強也門人有謂報怨以德者而夫子謂何以報德出而告之朝者吾之所職者止矣鄰國之不討賊非我之責也受人之德而樂加我以惡則怨之者是天下之常情也以德復德以真復怨則理已足矣彼天下之人必將以所樂施所惡則夫爲善者不亦枉其情歟彼魯仲連者里閭之自好者耳安知夫所謂真仁義者也以布衣遊諸侯而不食其祿不當天下之責而出身以救天下之患功成事立而不享其報此魯連之所以爲



賢歟嗟夫魯連之所以爲賢乃其所以爲戾也夫當其位而後憂食其祿而後勞施其功而享其利解其憂而享其樂者孔子孟子之所不能過也而魯連者獨不能然吾見其越常棄禮亂世敗俗而已矣夫無責而憂人之憂致力而不享其報則使世之中人不免于義必自魯連始使天下之賢者如必魯連而後可則亦率天下爲僞而已矣蓋施義而不當其處者義之賊也嘗聞之昔者夫子之道所以行于天下後世而不能廢者惟其不強仁義以爲賢而不捨仁義而求自便也不強以爲賢故爲善者不難不捨以爲便故不爲者有所畏夫入不可不爲而爲之不難此天下之所以同守而不廢而後之愚者嘗欲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其自便者不以仁義易身之一毛而天下卒去之然則夫子之道爲不可易也

田橫論

予讀田橫傳橫之將死告其客曰予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讀韓王信陳豨盧綰等傳竊怪此數人者其受



漢恩亦厚矣或拔于士伍而王之或皆恩暱親黨然少不得志出則起而爲亂蓋其素所蓄積未嘗不在于亂特因事而後發而攷其本心蓋亦如田橫之所恥者耶夫高祖以匹夫將羣雄取天下非有德義禮樂以感懷天下之心而具下非有樂推不厭之意高祖恃以才勝之且故怏怏以就北面乃其所甚恥而禍亂起于恩暱親黨之際亦無足怪也故國之興也不以仁而君臣無禮義以相與而以利合則國之所以存者幸也予觀高祖之時韓王信反以招陳豨而盧綰陰使匈奴與豨連

衡而淮陰謀起于長安內外構禍高祖奔走不息而追勝之一有不及天下非漢矣漢之所以存庸非幸乎文王之興也商士庸敏裸將于京商士從之矣而况周人乎則恩暱親黨之際可知也商之興也曰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則其有天下非一日之幸也嗚呼漢與三代文王之際異矣

魏豹彭越論

予愛司馬遷論魏豹彭越之不恥囚虜以至刑戮也曰彼無異故智畧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



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嗚呼何其論之之至也漢自高祖之後其將在者皆常才中人而其名將皆已誅死放滅彭越以疑死韓信黥布相繼以反誅予嘗疑漢之于功臣少恩如是推遷所論而後知高祖之誅功臣勢變之不獲已而世之論高祖不善馭功臣如光武故相繼族誅皆妄論不推原當世之故嘗試論之曰秦之亡豪傑並起世之英雄才過十人者無不興起而士大夫去戰國未遠其人皆有六國豪傑之餘風故其用兵行師有可稱述方此時人人皆有帝王之

心如韓信之徒其屈體爲臣者其初心豈將屈體委身而已乎高祖豈不知其然而收之者何也夫操白挺驅市人而爭天下非得如斯人者則誰肯爲吾使彼亦將有所寄以求所欲彼之視高祖猶高祖之用三人何則兩各有所私利也而非君臣之分故也且彼之所以臣我者非有至誠之心而不厭其所欲則反顧而去耳故非裂天下而王之其勢不可使故固陵之敗子房勸高祖并王韓信彭越且是時天下之地分于二人者何啻十五而子房不敢愛者不如是不足以留二人故也夫



以英雄好亂之姿無君臣至親之分而據萬乘之強國此其勢非得天下則不厭何則如韓信彭越之徒束手爲虜而不恥者其心猶冀萬一有不死而庶幾得尺寸之柄以施其智而況南面稱王據有甲兵士民之衆肯帖然而爲人之下哉嗚呼高祖安得高枕而臥也昔楚王田于雲夢有熊當路而不去弓矢戈戟之力不能殺王患之或曰南山之虎其勇無敵方飢而休驅而逐熊其能勝之哉王曰善驅虎當熊未及死而王之左右六鈞之弓百鍊之戈當虎之衝虎食熊未盡而殺之矣夫

楚王之用虎非樂使之也非是則無能勝熊者矣其殺之也非有怨疾也不殺且及我矣彼虎之視熊其與視楚王無以異也不乘其便而殺之一失所制則後雖欲殺不可得矣虎之食熊非爲我除患也勢驅之而不知其爲人怒也故高祖之用三人非樂使之無是三人則項籍不爲我擒矣高祖非以怨殺三人也知其終不爲我用故也三人之爲我亡楚也非爲至誠欲王漢也勢有動其心故也爲長者之論曰漢封功臣其地太過故反天下既定當明制度別上下稍裁之庶幾矣嗚呼彼



安坐無爭猶狼顧其上況削之乎故高祖于是三人者  
不得不分天下而封之而三人者封之亦反削之亦反  
囚之亦反其勢必誅之而後定故予悲高祖于此有不  
獲已焉

蕭何論

高祖論蕭相國爲三傑之首及論功行封爲諸將百計  
論曉卒以何爲第一高祖之待何也可知矣高祖之有  
何是人之有五臟木之有根魚之有水也使何雖有大  
過猶將容之然一日爲民請苑中地高祖發怒奮然如

斥奴隸使有司械繫辱之而不疑此在常人爲之則必  
以爲狂易反常而高祖獨安爲此其心蓋有說也高祖  
知何之才而不能不疑者也何之居關中用鮑生邵平  
之說而帝乃大悅夫二生之說淺夫畏嫌之常情也而  
其術足以當帝之心是帝於何未有無間不疑之至信  
也吾未能安枕于何之心則其心惟恐其恃功驕恣而  
以我之不忍侵辱之也故以天下之大功一日有微罪  
則以奴隸之辱加之而不疑使何意知吾之不憚侵辱  
之如此務以逆去其驕蹇之意此高祖之術也其後絳



侯立文帝以天下與人論功宜何如一日有疑謗下之  
獄吏幾死而僅免夫文帝非不德絳侯其心未免于疑  
如高祖之于何也雖然絳侯吹簫之羈民其驍武勇鷲  
疑其恃功而喜亂恐其甚疑而逆折之可也若蕭相國  
謹畏德厚之君子雖共天下可以無疑而馭之乃與韓  
彭同術然則文帝得之高祖過矣

子房論

天下之善辯者不過能折天下之人以理而已矣夫折  
人之情使從于理惟畏理者而後能從之彼無所顧于

理者雖極天下之理而與之辯彼將悍然而不信蓋言  
至於此而後不足恃是故莫若示之以事而動其心夫  
天下之人雖于理有所不畏然至于心之所不樂亦不  
爲也昔者鄭莊公疾叔段而出姜氏夫子出其母天下  
之大惡也彼其時必有以不義而止之者矣而莊公卒  
爲之然則是雖有諫者而不聽也至于穎考叔爲一言  
于飲食之間而莊公若不可以終日易其平日忿疾之  
意爲孝悌不怨之心是何也蓋莊公不可以言奪而可  
以心動也今天下之人固有告之以禮樂孝悌而不喻



者然退而視其所爲未必不愛其父母而樂其兄弟然則外雖不免于愚而心之智猶在也吾之智足以發其心則彼固無俟乎區區之辯折而服之矣子房之立惠帝其說近若是矣彼高祖之爲人出于草莽戰爭之中豈知所謂廢嫡立庶之說耶故叔孫通之徒極其說而不納亦無足怪也至于子房乃引西老人而輔之從容于片言之際而太子得不易雖有戚姬如意之愛而卒不能間彼子房以爲高帝者雖非理之所能曉至于感之以利害之計則猶足以攄其平日之惑彼能屈其所

難致者而爲之臣則天下之心歸之天下之心歸之而吾捨之則必有禍彼高帝雖不顧天下之所當立而亦知天下之所歸者之不可易也此子房之所以爲智歟故折人以理從者十五感其心而動之從者十九夫人之于理其信與否相半也故十得五而人有感于心則無不從雖天下之至悍未有行其所不樂者也故十得九其後唐武氏欲以武氏易唐而中宗已甚危矣彼方傲然不顧其下雖有忠諫無所用之蓋人以其說者皆其所忽故也其後狄仁傑爲之一言以感動其惻怛之



情而唐遂以濟嗚呼是子房之術也

陳平論

吾觀陳平使人劫酈商使其子說呂祿陸賈勸陳平以百金交歡絳侯而平勃日以親卒用此滅呂氏未嘗不竊歎也夫士不以仁義相與則其于利害之際其能以詐謀相欺者鮮矣酈商爲列侯事高祖十餘年其視呂氏之危漢其心豈能無惻然哉雖不劫之豈不肯使其子也絳侯漢之大臣雖無百金未必與平異心也平之心豈不知酈商絳侯之未必背漢也然必爲是之區

區者其心不能無疑于此二人故也彼其不能無疑者何也士不以仁義相與而其合也以權利則其于利害之際安能無疑哉昔周公爲師召公爲保而不悅周公詳說而宣諭之夫師保之際有所不悅而周公不忌焉論之以義明之以理而已嗚呼聖賢之事爲不可及也哉

平勃論

吾嘗怪蒞者高祖之時其將相大臣皆天下豪傑之才其謀謨勇力皆足以過絕天下以戰而無不勝以計而



無不中以項籍之勢卒敗于此數公者然及天下既平  
呂后惠帝之際彼呂后者乃一婦人提祿產之庸人而  
王之放肆縱弛無所不至此其間非不可窺而其智謀  
非有深遠可畏而不測者夫以陳平周勃之才而馭呂  
后祿產之庸人此無以異于取諸懷中而殺之然是二  
人者惟怯畏縮而不敢發乃更先爲自安之計以固呂  
后危疑之心終呂后之世而不動及呂后既死是二人  
者其取祿產何其多憂自重而不敢易之蓋如史之所  
載謂陳丞相使人劫酈寄說呂祿解趙王印之國而呂

祿從之太尉以節入北軍而猶左右袒以觀三軍之心  
既得北軍又不敢言誅產也灌嬰以數萬衆與齊王  
合乃相與待呂氏之變而後動此三者予未嘗不竊疑  
之夫呂祿之棄北軍無以異于遇盜而使之束兵也則  
陳平之視祿也亦易矣然猶委曲迂遠使其親戚劫之  
以利害之謀周勃豈不知天下之與劉氏也而猶區區  
謀以觀其意以灌嬰之才資數十萬之衆而徬徨于外  
不敢先發夫以呂氏之區區安坐而肆其所爲亦安能  
有所立而數公者反遲疑慎重待之以天下之大事夫



何其勇于爭天下謀項籍而怯于此也蓋嘗爲之深思其故而後數公之志可見攷其所爲之故則夫天下之善謀者無以過也何者昔者高祖之與項籍角馳于中原其初非有所憑藉也特徵幸于一戰之間此其所爲不得不出于果敢而勇決棄死而不顧何者使其成功則固得吾不可必之求不幸而敗則吾亦何所愛哉彼高祖之得天下于百戰之中困辱傷敗旣老而僅得之則吾愛其所得豈與匹夫馳騁徼幸于一戰之際者同日而語也故其遇諸呂之禍也以爲吾輕發而遂勝耶

則吾固何求使萬有一不勝則其存亡無乃甚可惜哉曷若遲之而求無失也是故不憚歲月之勤而深慮夫一失之可愛此其所以遷延委曲待其倣而後發歟夫千金之賈見日而行未久而止一日之力有所不盡是何也彼力非不能遠也惴惴乎畏失其所愛者也夫山林之盜出入于險阻之間晨夜而不顧彼以爲有所獲者固我之所幸不幸而敗於吾何失哉此平勃之智也夫操天下之重利者不可爲匹夫輕死之謀匹夫之謀是不得已之計也



衛青論

自古中和深厚之士可以保富貴處功勳而不足於名高輕俠慷慨之士立可喜之行者可以爲名高而多履危禍二者若皆有所不足然爲可喜以取名者其技止此耳使爲中和深厚必不可得而中和深厚之士其于取名驚世或者能之而有不爲也司馬遷論李將軍之死曰知與不知皆爲流涕論大將軍曰以柔媚於上其于天下未有稱也愚意李廣之所爲青之所不願而非不足也以再爲奴虜庸人遭時幸會以取富貴者耶則

汲黯不拜大將軍曰使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青由此益重黯李敢怨其父死至擊傷青青爲諱不言青知揖之重于拜權足以報敢而爲諱之懲田寶之事至絕口不薦士不斬蘇建使歸命天子言之如不快人意而其知時見遠皆中幾會青顧不能交灌夫籍福之歡而爲決意斬伐者之所爲耶凡此類非庸人所能也彼非庸人而爲此則必有道矣而遽欲資廣而貶之不亦過哉大奸名之士常鼓舞于壯銳可喜之節而不快於持重遠見之士廣之所爲天下之乾勇者好也止明者未



必善也後世論郭子儀李光弼二人者未嘗不台子儀  
夫善戰而有謀果敢而精銳是數者子儀皆若其不及  
其寬緩仁愛宜若魯鈍矣而卒過光弼者何也子儀之  
所長光弼之所不能光弼之所長子儀或未必待是故  
也淮南王與伍被爲反計而彼獨稱大將軍以折之彼  
其仗節死義則憚汲黯用兵決勝則忌青然則爲天下  
未有稱者又果然哉

臣錢開仕恭校



